

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

朝散大夫充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六

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癸亥盡其日

五日癸亥賁降王時雍等

臣僚上言金人之變而近臣百官有為金人股肱者驅逼二聖太子后妃及搜捕宗室戚屬如王時雍徐秉哲余太均者有為虜人之喉舌傳布命令廢本朝而建偽楚如吳玠莫壽者有因為姦利汚染國戚如王及之者有為偽楚之輔翼其總政



事如馮泚李回者有受偽楚之官爵與商議論如李擢孫覲者有肆為惡言以辱本國以謫邠昌或為定冊之儀視之恬然不以為怪如胡思顏博文王紹者除徐秉哲已責授余大均王及之胡思別聽指揮外王時雍等並安置

王時雍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高州安置徐秉哲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梅州安置

吳玠責授昭化軍

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莫儔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

朕惟國家勵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大夫於眾人

之上非以周旋於間假蓋將責望於艱危苟指驅徇國之無人知銷艱解紛而奚賴具官早緣推擇進躡近班當君親蒙犯於氣埃至臣子盜稱於神器茲非小變何以生為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借此而闕略勢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鑄以一官而置散無忘自省服我寬恩

王紹除名勒停送容州編管李擢責授成州團練副使柳州安置顏博文責授果州別駕澧州安置孫覲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歸州安置並令所在州軍差人管押前去



孫覲辨受僞官等狀曰臣在宿州見朝報有臣僚  
言章稱受僞楚官爵與商議論有如孫覲李擢者  
奉聖旨散官安置伏念臣自靖康元年八月和州  
召還十月蒙恩召試中書舍人兼侍講資善堂撰  
文官十二月初三日擢直學士院詔劄具存又因  
東壁統制官不散特支例降三官至今尚未牽復  
又自拘執虜營七十餘日至三月二十三日放還  
次日便在假即不曾赴中書後省學士院供職二  
十七日虜人以臣元非放還人數復見追取雖一  
時竄匿得免而開封吏卒圍第追捕窘辱百端憂

悸成疾一向家居在假不出直至四月二十四日  
陛下行臺至南京有旨催發一半官吏以臣充管  
押圭寶使二十五日參假受教 太后臨遣徑赴  
行在所有前後請假闕牒見在中書後省學士院  
閣門御史臺可以照驗即不當受官爵及預議論  
今行遣徒置遠方實負天下之至寃只緣圍閉以  
來傳聞失實不知子細一例論列若不陳訴何以  
自明伏望聖慈將臣三月二十三日以後放罪月  
日體究詣實施行又辭中書舍人狀曰臣頃遇  
淵聖皇帝即位之日以國子司業擢爲侍御史方



中國捨四夷之禍而廟堂無一定之謀群姦與訛  
匹夫橫議臣冒居言路固無獨見遠慮陪輔聰明  
而一時誅賞不叶公議因事論奏僅能塞責言狂  
意拙輕犯衆怒怨讟所歸遂成謗藪嘗論故宰相  
王黼誅死而蔡京方自拱州請覲大臣游說欲還  
之賜第以爲謀主宣撫使童貫王安中譚稹皆散  
官安置而蔡攸乃以太中大夫提舉宮觀任便居  
住罪同罰異物議沸騰責在臣等諫議大夫揚時  
在延和殿下宣言淵聖有蔡攸無罪之語以諷  
臺諫臣獨以爲有罪論奏不已於是京攸之黨惟

臣之恣張勸衛仲達以弃官得既除削矣又傳  
連詔獄將致之死臣論蔡衡父子兄弟等亦弃官  
而去者何爲獨置不問於是詔御史臺根究臣等  
條具衡等兄弟親戚賓客之弃官者凡數十人上  
之有旨送大理寺約法而勸等亦貫死於是逃弃  
官守之人惟臣之怨金人犯關李綱不忍忿忿欲  
一戰驅之而莫府吏士皆年少書生縱吏以贊其  
決方元若草露布以待破賊楚天覺洎劫寨之日  
漏語於旬日之先都人戶知之臣又論綱素不知  
兵難以獨任請以諸道兵盡付种師道節制而以



網佐之老者之智壯者之決可幾萬全䟽上不報  
是日也植三幟於開寶寺勝以御前報捷爲名又  
張御幄於封丘門上以俟車駕臨受俘獲而王師  
殲焉於是行營司官屬惟臣之怨又論太學諸生  
誘衆爲亂劫請人主拜免大臣支解王人流血波  
道毀撤廬舍掠取金幣幾至內訌失金不治他日  
必有握兵之臣脅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師縣  
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漸不可長於是  
大學諸生惟臣之怨臣又論靖康之政專務姑息  
大臣掠美嫁怨君父伏闕之後學官待罪可也乃

降詔以獎其忠羣凶懼誅勿問可也乃肆赦以固  
其惡行營大臣下行使臣之職收金銀榜以悅衆  
心開封尹代行誓御之職傳詔太學以沽士譽蔡  
京責秘書監詞臣追數其過宰相甚言言卻之三  
及竄定無幾王蕃潛師夜遁召兵於唐州臺諫交  
章論其罪惡而大臣以分兵護送家屬之功竟薄  
其罪主威陵夷必自茲始於是上自朝廷大臣下  
至大學官惟臣之怨時方蔽昵私黨以附下周上  
臣獨論刺以犯權責時方奔指爵祿以市恩釣名  
臣獨矯激以招怨怒羣嘲聚罵恬不知畏以情妄



行卒蹈機穽始則蔡攸黨人呂本中之流作為痛  
定等錄文姦言以佑其父又崇飾惡語以併中臣  
終則言事臣僚又置臣於偽官之內此皆臣積致  
怨仇以蹈大難伏遇 皇帝陛下御日月之照下  
雷雨之澤一洗謗誣深垂簡照

趙子崧奏劄論列王時雍徐秉哲等十人乞正其罪  
奏劄曰臣切謂 陛下始初清明萬國歸王急先  
務者惟用人而已風俗不厚廉耻道喪未有甚於  
斯時也小人既無所守則至於國破主遷亦不以  
為意稽首偽朝自謂得計蓋緣平日習與性成不

復知義利之分耳今王時雍等盡趨行在意氣揚  
揚略無忌憚臣聞京城市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  
哲吳玠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玉及之顏博文余大  
均皆左右賣國逼 太上皇取皇子污辱六宮捕  
繫宗室盜切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無大

密謀勸以久假未肆赦間又復督迫之時雍取事  
金賊肆出詭計辱君父以安已亡社稷以要功秉  
哲身為京尹余大均為少尹助賊為虐分遣捉事



人追捕宗族急於寇盜立賞召人告首必欲搜羅  
竭盡而後已有捉事人姓喬姓胡姓韓人尤為殘  
毒至於拘濟王夫人於墮坊鎖閉如獄捉事人  
無高下今皆有巨萬之富矣并侍往來傳金賊語  
言迫脅城中士民俾皆捨正從偽邀請太上皇  
不容少緩言氣軒驚上皇至泣下瓊統眾兵不  
恤國難棄君徇賊無所不至皇后及東宮將出  
都城人號泣遮道願無出瓊斬數人以徇趣車輿  
以趨虜若及之得罪淵聖乃藉賊威以陵侮朝  
廷不復知有趙氏為虜人搜索宮嬪而擇其美者

藏之私家邦昌既僭號胡思獻赦文曰無湯武之  
征誅有堯舜之揖遜遜字直用濮安懿王諱邦昌  
皇恐以謂不可思曰如今更理會甚濮安懿王顏  
博文則曰雖欲避堯之子其如畏天之威孟子曰  
以小事大畏天者也蓋謂陛下在外教邦昌畏  
金賊而不推奉也至王紹則尤為悖逆其言不可  
道竊聞時雍秉哲落職宮祠既未足以正典刑又  
不足以安反側使此曹手熱則人主何以立國天  
下亦失望解體矣若不付之詔獄考治其罪臣恐  
小人辨辭飾非姦惡之狀無以暴白於天下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將十人付獄鞠治明正典刑上以  
刷二聖危辱之恥下以謝宗族驅虜之禍永為  
萬世臣子之戒臣不勝忠憤

趙子崧家傳曰子崧字伯山 太祖皇帝之六世孫  
也崇寧二年貢禮部奏名為第一賜進士出身宣  
和中除徽猷閣待制時王黼當國方議平燕鄭公  
居中領樞密生日士大夫例以詩為壽公因以保  
全生齒固守歡盟為諷鄭笑曰能保否能守否公  
曰公能保呼韓足矣鄭深領其言已而任子諒王  
子飛皆以書論燕事諒謂巡邊之兵不宜過 白

溝一步子飛謂當遣辯士往使遼主問女真事使  
勿諱欲兵助兵欲財助財遼人必感服減歲賜削  
敵國禮倚以為外藩可又保百年無虞是真得燕  
也不然我且殆矣公携以見鄭鄭竒二說而黼乃  
創立尚書省經撫房凡燕事皆專行密院至不與  
有識危之郭藥師來朝公察其微密語李丞相邦  
彥曰藥師叛遼歸宋其早見之坐殿門外瞻視非  
常有輕中國意大則為侯景小則為祿山李相悞  
然曰子謂何以善其後公曰軍中最黠者張令徽  
劉舜臣也志不在藥師下令今若以燕剽封藥師



爲廣陽王以擅順封令徽弼臣爲節度使許世守如折民常勝軍授田爲世業尚可紓禍也明年黼又括諸路出夫錢盜起京東河北天下騷然命初下雖丞轄亦不與聞公又語李曰自古立大事未有無定論者管仲佐小白霸天下孔明說先主取荆取蜀皆預定計今平燕不先計軍食乃竭四海之力以供無藝之求何可繼也某常謂名爲得燕實亡河北京東今旣取夫錢則實亡天下矣李起握公手曰當爲上別白論之已而聞有旨未輸者減半然民已困矣黼失上意頗欲置相一日李

問客曰今日孰可相者居士曰無人可相坐者驚脫不敢答李問其詳公曰里中有病傷寒者一醫汗之一醫下之外雖支持而中已耗矣謝前醫而訪草澤名士後至者投一藥則殆乃歸過焉今國勢大槩類此蔡京倡之王黼成之二十餘年二者者家富於國志得志滿全身而去天下病矣公議望公爲相公欲如何醫治李唯唯九月李果相公與李厚惕然思引去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郭藥師叛金師陷燕山居士即具奏乞留黃河春夫修城衆笑之未幾虜至牟駝岡游騎過咸平諸



州大震獨陳方與板築兵夫二萬餘人居士又說  
三砦屯于城外收士卒礪器械以示有備賊至仲  
舒罔去陳百里而返先是聞上皇命淵聖爲  
開封牧且有南巡意任子諒時居陳居士問此舉  
如何任公曰可危也上果東下太子留守成功  
位不益萬一火魃歸罪留守矣居士曰公言與某  
合然非內禪不可任公復乃議以書廣相意云云  
曰是某意也丞相死能爲寇準公能爲趙準否公  
曰敢不勉後兩奉大赦列位宣讀公大慟至不能  
起明年竭力治守禦謂虜必大舉自六月後即疏

言畿之西南宜屯兵爲備不然虜且扼吾師絕餉  
道又曰朝廷不須論三鎮棄不棄粘罕幹离不非  
爭三鎮實南鄉而爭天下宜大爲之備願詔羣臣  
毋以同異爲論議專以國事爲急其詳見奏議九  
月四道置都總管公以書曉譬王襄又以書約穎  
昌應天蔡穎諸郡緩急相授十月詔下團鄉兵公  
牒穎昌壽春府廬蔡舒光斬黃州信陽軍勅王曰  
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救斯民於五代塗炭  
之中二百餘年間恩浹骨髓今天子慈孝恭儉視  
民如傷夙夜講求盡復祖宗法度將以便民近



者邊境失備虜賊再犯京闕尚未退師天下之所  
痛心兼聞虜騎所至唯務殺戮生靈劫掠財物驅  
虜婦女楚毀舍屋產業意欲盡使中國之人父子  
兄弟夫婦不能相保狼狽凍餒歸於死地以逞其  
無厭之心遠近之民所共憤疾况朝廷信賞必罰  
此正豪傑奮發上報君親下保家室之時當所身  
兼臣子情同休戚朝夕究心不敢少寧須賴鄰境  
倚角輔車協心戮力以捍賊勢以蕃王室近奉密  
詔許結集義兵人自為戰節鉞以下並以充賞請  
諸郡體國事不可緩公文到日各懷忠憤多方措

畫廣行招集或素著信義為衆推服或武藝絕倫  
謀略可用或膽勇敢死不以軍民世家子弟務在  
存恤激勵人人自奮知上尊君親下保家室圖富  
貴免殺戮虜劫之患轉禍為福其利甚大又於靖  
康元年蠟彈奏狀曰本府自十一月二十四日後  
來不得京遙道路隔絕賊馬出沒不測自今月初  
十日以前平安十一日以後諸縣及村落日日被  
劫臣赤手獨捍孤城又以不通京城消息 至尊  
父子在內臣尤激切痛徹五內見竭力守禦以死  
報國自六月後來奏報不通施行今日果見危急



輒募齎此奏知乞回降平安指揮以安民心又狀  
曰右臣自六月後來奏乞加兵嚴守輔郡累狀不  
蒙施行今來賊騎猖獗本府境內討虜日夜相繼  
又以京遠不通民心疑惑西道總管南道不知下  
落今月十一日胡騎至本府城下臣見竭力守禦  
終恐無以報國徒有一死仰念 至尊在都城四  
面隔絕痛敷五內無以效毫髮臣見病心氣脚膝  
之疾曉夕巡城僅存皮骨輒募人齎此奏知乞回  
降平安指揮以安民心臣獲得姦細通說敵志甚  
太乞聖斷審應毋輕信誤國之言又募張澤隨陳

貴齎蠟彈奏狀曰臣今月二十三日開封府百姓  
陳貴到府稱奉差同張亢齎文字至本府及蔡蘄  
州內張亢持帶文字不見陳貴獨到不知處分何  
事臣所遣統領官趙安十一月二十三日押團結  
軍民六千餘人前去尋訪張亢不見遭賊馬衝散  
縣尉二員不知存亡本府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後  
來四郊日遭驚劫屢至城下臣堅壁固守上下一  
心竭盡駑力諸縣及順昌府蔡州縣鎮皆已踐破  
臣義兼臣子情同休戚日夕痛心伏乞別降密詔  
庶幾遵奉臣聞近郡賊騎多以潰卒為鄉導若朝



廷那兵來京畿近郡勦除討虜以斷糧道其利甚  
大臣聞胡直孺在黎驛杜常在穎昌范訥馬忠在  
南京伏望聖斷責使效命毋令端坐觀釁又再遣  
人齎蠟彈奏狀曰臣於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募到  
百姓張澤同樞密院差來使臣陳貴齎奏狀前去  
至十二月初二日張充方到領樞密院十三日聖  
旨即時差人關報鄰多方措置招集兵馬外初三  
日陳貴復回稱二十五日虜騎攻京師遂致前去  
不得臣義蕪臣子痛心疾首夙夕賈涕恨無捐軀  
之所臣聞范訥馬忠王淵在應天趙野在單州遂

人所將甚衆又聞郭奉世將京東兵到亳州及江  
南湖北刀弩弓箭手正兵萬數不少皆到亳宿間  
臣累次遣中人間道移文及以書催促趙野范訥  
朱勝非併力入援仍責以大義言甚切至臣已檄  
廬舒穎壽光蔡蘄黃等州發遣勤王人兵到候一  
併團結前去臣以道路不通未奉平安詔旨無以  
自存謹再募人奏聞伏乞回降指揮以安民心所  
有本府曲折候路通續具奏報俄聞 二聖出城  
東都四鄰皆陷公乃誓衆設壇歃血以獎王室於  
奮義力與虜拒其攻脅說誘日甚公且守且戰愈



力首尾半年乃保全孤城以通諸道勤王之師  
康王大元帥奏除寶文閣學士擢參大議張邦昌  
僭偽首移書訶斥使其反正并以書曉其偽臣王  
時雍二書皆千餘言辭指激切毒謀遂沮又多方  
間探京城事跡即令其人供具罪狀以蠟彈赴  
大元帥府隔絕之勢遂通而虛實得聞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

炎興下帙七

起建炎元年六月五日  
癸亥盡七日乙丑

又同何志同等差人押李恭佐狀曰責到翰林書藝  
局著錄藝學李恭佐於二月初五日大金軍前取  
出至青城見說初六日冊立張邦昌右子崧等世  
受國恩叨冒從列聞上件稱說痛徹肝心不免差  
選承事郎徐文中從事郎范墳躬親管押李恭佐  
一名前請大元帥府伏望王慈詳李恭佐等  
所供及乞引至帳前子細詢問惟深宗社之重



日下進發大軍移屯南京仍乞選將命帥提精兵  
要擊河北迎請 二聖還闕兼契勘南京係與王  
之地鴻慶宮神御所在可以號召四方子崧等見  
一箇會議各發間探合軍前進至城下誅討僭逆  
迪邈前詣 大元帥府軍前躬聽處分小貼子子  
崧等竊惟國家之制親王素無握兵在外者  
主上特付 大王以大元帥之權此殆天意今五  
室危難若非 大王深念宗社大計仰副 二聖  
付屬之意稍有猶豫則事去矣兼恐四方姦雄乘  
變而起卒難平定欲望 大王遵用故事以天下

兵馬大元帥承制號召四方旬月之間可傳檄而  
定又小貼子契勘南京汴水通流發運使向子諲  
已到求城方孟卿亦在泗州伏乞劄付逐官催促  
糧運至南京應辦大軍又小貼子徐文中李恭佐  
久在賊寨備知虜情范瑱故學士范鎮之孫忠義  
世家伏乞親加詢問又同何志同翁考國申乞用  
傳亮狀曰右子崧等竊見通直郎傳亮生於西陲  
習知兵事昨自金賊侵擾亮數上書計策朝廷召  
對未上殿間報罷亮還關中久之聖上思其所陳  
後遣觀察使韓膺乘驛求訪洎亮承命赴闕至陝



府金賊已圍京城間關脫身至蔡州遂與士民建  
義勤王兩月之間其衆大集某等見其治軍紀律  
精明計議詳審各以兵委之統制亮忠憤慷慨受  
之不辭見今進發入城畿方今朝廷命令隔絕國  
事危急如亮人才誠為時而出但名位至卑恐未  
足以鎮服諸將伏望 大元帥大王特賜詳審與  
近上一職名使其人知 大王深念宗社之憂以  
得士為急務益加感勵趣立大功以朝廷報又同  
何志同等繳完青狀據河北統制官趙宸解到京  
師百姓元青一名責到狀說番人國相立張相公

做官家呼為大楚皇帝待要遷都江陵右子崧等  
契勘南來元青供狀比李恭佐等所述尤更詳細  
萬一是實即國事危迫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  
所有遣范墳徐文中齎狀申陳竊慮道路艱難不  
以時達兼恐 王府未見得今來所供事狀之詳  
伏望 大元帥大王深以宗社為念詳酌某等前  
後所陳立賜裁斷早移行府號令天下若更遲留  
竊慮逆臣盡以中原賂賊移據江東形勝之地自  
保家族根本一去即於興復王室事勢轉難又遣  
閻真劄子子崧近兩具劄子又與何志同翁彥國



同銜兩遣屬官徐文中范墳及使臣鄭實等四次  
申稟幾事必呈達 王府某荷國厚恩蒙 大上  
皇擢在從班付以藩轉二年守禦竭力盡智粗免  
狼狽今親見國難如此未知死所勢須不避誅責  
以底裏上布不復以一身禍福利害為慮前所申  
陳似無可疑今日又得逃歸者三人大槩不異而  
親賢宅七少保孝忱下藥童親被開封府尹勾出  
令隨本官北去其人在奉先寺十餘日逃歸稱凡  
親王宗室公卿皆大尹徐秉哲勾追赴賊若宗室  
逃在民間者差捉事喬姓胡姓人搜捉必獲又有

淮寧府百姓蔣德逃歸稱城上城下並無番人自  
三月二十九日去盡見有官員打青纒在城上差  
岳兵出城剗城外慢道仍盡閉諸門未搭濠梁以子  
崧觀勸之即是逆賊也為固守之計若更遲疑必失  
幾會某除已遣陳輿一軍入咸平趙康一軍入鄆  
陵及會合翁老國前軍與何志同蔡州等軍差傳  
亮克都統制初四日已離本府前去入衛如到近  
城見得端的即一面討逆子崧遇見以謂兵法先  
聲而後實用力不如用智今逆賊盜據勢不自營  
閉門剗城必是待金賊復遣輕兵或留兵已在城



裏伏乞速下明令差敢死之士前去京城招諭臣  
庶有能執賊以城歸者請以重賞兼聞左言作樞  
密范瓊作殿帥可說諭二人轉禍為福以先聲壓  
之以智謀壞之則不戰而自平子崧又思之萬一  
逆賊詭計遣使奉迎 大王亦乞審處未可班師  
按軍近甸號召諸路之兵進討先逆諭使自縛遣  
上將清宮然後入謁廟社迎請 二聖以展孝道  
承制賞罰以繫人心或賊聞之自應膝小  
某聞賊臣懇于金賊乞多留兵衛或雍兵而南奔  
或作清 兩宮以惑四方尤不可不防乞速賜戒

約州縣併力誅討又繳元祐皇后冊文狀曰右子  
崧等今月初六初七初八日節次掾出京人及淮  
寧府寄居官收接家書並稱京師已迎請 元祐  
皇后入宮并曾於太廟行禮及遣使詣 大元帥  
康王軍中奉迎歸京言說並同及得何志同家書  
并錄到冊文看詳引用故事即是張邦昌逆狀昭  
著理當便行討戮某等竊謂六事貴速不可猶豫  
伏望 大王深惟宗社之重乘機進發駐軍東明  
子崧等各引所部兵前去躬聽處分若果曾遣使  
詣行府迎請即乞召張邦昌及常軍左言范瓊等



躬親以素隊出詣帳前聽分別遣親信官然後入  
城設或遲回却恐姦人闕伺致生他變又申利害  
劄曰一契勘金賊圍閉京城將及半年朝廷命令  
隔絕不通竊慮姦賊詭詐妄出號令鼓惑衆聽致  
四方施行不一深屬不便乞速賜通行下諸路州  
軍自今後凡有事宜並申稟大元帥府與決如  
有姦詐偽冒文字並不得施行一大元帥府自  
今號令宜結人心使知不忘宗社如近京州縣曾  
被賊馬燒劫去處欲乞速疾行下並與赦免今年  
夏稅一料仍乞逐處監司具合寬恤事件疾速申

稟一契勘張邦昌弟邦基見任通判廬州并邦昌  
之母親屬盡在邦基家居住竊慮別生事端乞專  
委知廬州馮詢提舉淮西茶鹽范冲火急密切收  
捕張邦基并邦昌親屬斬首以絕姦心所有本家  
財產盡行拘管入官一宣撫使自童貫譚稹蔡攸  
輩爲之取每四夷敗亂天下今范訥尸此任逗撓  
自營罪狀明白况兵馬大元帥既已開府則宣  
撫使自合放罷伏望詳酌施行一契勘逆賊見據  
都城勢力漸固四方勤王之勤觀望首尾恐誤大  
事理宜速營江寧府以備緩急竊慮姦賊乘勢先



有窺伺江南之意欲乞更賜嚴切催促諸路兵馬  
進發討逆外別行選差公忠才明官前去江南措  
置事宜庶得首尾內外相應可濟大事一淮南賊  
閻瑾猖獗蘄黃之間嚴州遂安縣賊黨益熾荆南  
竊據未得平定群賊李孝忠等見在潁蔡境內有  
窺伺中州之意若不早行措置恐聞變乘釁盜據  
一方則大事去矣契勘江寧府最是控要去處見  
係宇文粹中右丞知府欲乞詳酌如可以委任即  
乞速賜劄下如有所疑即乞速賜選差有才力官  
委以措置不可以緩實恐盜賊滋蔓嘯聚蠱起據

有形勢之地益難制禦伏望疾速施行又申依應  
前赴京城狀曰奉大元帥行府四月六日劄子  
令依前來措置事理奉迎二聖圖保萬全所有  
抑逼城中推立僭偽事或非本心請進兵近城按  
甲不動以俟當府遣人通問如金賊有存留下官  
吏兵馬即盡行掩殺者右子崧已催發何志同翁  
孝國節次入援及依應今來王旨外子崧亦起發  
前去京畿至都城以來聽候大元帥行府指揮  
伏乞王慈詳子崧等累申事理速賜移府近京  
庶幾姦計不行早見興復不勝祈懇之至小貼子



十二日據向子諲報有稱御前齋文字人初七初八間夜半自亳州前去廬州認是邦昌往問其母子崧先已申稟乞下廬州幾察未奉 王旨不免便宜於初七日移文廬州知州馮詢提舉茶鹽范冲存恤其母幾察其弟邦基及擁添差朝奉郎趙令儼充通判專一防禦外萬一先為逆使所得州郡未知事體或致遵奉或遂殘害皆害大事伏乞行府速賜遣官星夜前去說諭馮詢范冲令儼示以寬大之意仍將逆使拘執及取索元書繳申復奏狀勸進凡數上不已之上既登寶位特授公

延康殿學士建三屯之議曰臣竊惟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拓地非所先也疆場既廣必有腹心之患蓋因有益以作無益其為患可勝言哉國家累聖以相授未嘗玩兵雖北虜景德之侵元昊寶元之叛亦務丞容兼愛夷下之人不欲起邊隙尋干戈故百餘年間天下安然豈非以四夷為中國守乎自王安石首用王韶開熙河高遵裕為五路入界之舉徐禧敗於永樂西邊繹騷民力重困宣仁聖烈皇后守 祖宗之法為甚嚴每戒邊臣不得生事紹聖之後章 御名蔡京相繼用兵以幸



厚賞所得尺寸所費山嶽視人命若草芥用邦財如泥土童貫尤無遠慮凡一出師敗績則掩覆而不以聞取荒地築遠壘則錙銖以計功疲弊生靈略無所備遂使五路精兵皆困弱逃亡不可復用此開邊之患驗在目前也末流買地燕山馴致禍亂可不鑒哉其熙河等五路自紹聖以來進築州軍堡寨欲望聖慈委諸練邊事臣僚同五路帥臣相度將不係緊要控扼去處並罷明遣使告諭夏人示以德意那守禦之兵分屯陝西路却那陝西見在兵馬捍禦河北河東與河東河北之師爲三

屯之計如此則省財用固舊疆結夏人吐蕃之心收將卒佐士爲中原之用是一舉而有數利也此者虜騎雖遠而濟衛河陽屯兵修壘艤舟北岸以示再渡若不急作措置其可慮者甚大今若那河北河東之兵六萬人分爲三屯一屯京東澶濮之間一屯河中陝華之間一屯青鄆之間平時訓練以備非常虜若守約不渝自足張聲勢萬一虜騎南渡則三道並進深入擣燕山雲中之虛焚舟渡河示以必死人自爲戰未必不成功也兵法曰避實擊虛又曰攻其所必救臣雖不知兵徒盡愚忠



惟陛下下更下公卿詳議留神而擇其中其後奏  
劄乞正王時雍等十人之罪付獄鞠治明正典刑  
為其黨媚忌乃設陰謀使鎮京口纔十旬趙萬反  
公重傷退保江岸上章待罪忌者計得貶單州團  
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後復修撰卒

詔荆襄關陝江淮以備巡幸

張所傳亮召任行在

先是右僕射李綱進劄子大略謂河北河東兩路  
國家之翰蔽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  
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

皆為朝廷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  
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日以蠟書號籲朝廷  
乞師請援河東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欲  
乞於兩路置司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將來以河外  
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  
籬固而中原可安儻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  
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為賊用將何以之今  
日所當先務者莫急如此有旨除河北置招撫使  
司河東置經制使司委綱選擇可任使副者具姓  
名以聞綱薦張所傳亮故所自責授鳳州團練使



江州安置亮自通直郎直秘閣通判河陽府被召  
趙子崧守陳州閻孝忠守蔡州黃叔敦守襄陽府趙  
子櫟守汝州李彥卿守漢陽軍程千秋守江陵府公  
安縣捍禦有功子崧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  
叔敦轉一官除秘閣修撰子櫟除寶文閣直學士彥  
卿除直秘閣千秋轉一官通判江陵府  
王襄趙野散官安置

制曰趨朋友之急者不敢以在亡為辭議春秋之  
誅者莫先於功意俱惡爾頃繇近弼出摠重兵受  
朝廷數世之恩固當先死聞君父重闈之急忍復

自營乃專懷顧避之私至巧作遷延之後視國家  
有如於胡越刈生靈不啻於草菅言者以聞為之  
於邑其黜從於散秩用授畀於遐荒茲謂隆寬毋  
忘至戒以為總管日逗遛不進故有是命

六日甲子內降七事手詔

朕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  
攸濟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洪惟祖宗膺受  
天命覆育函夏百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  
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  
以恭儉而纂國海內乂安蒼生蒙恩適金人之入



寇挾詐謀以欺師待以不疑墮其姦計神都失金  
湯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 二聖既遷六宮皆徙  
迨 朕叔父弟昆宗戚屬悉被驅逼禍故之臻古  
所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 朕心念 父兄幽辱  
于虜廷憫生靈重罹于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居  
惟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于 朕躬以濟  
于艱難以致安于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  
暴露之久尤軫 朕懷當加特犒設州縣民戶募  
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嘉憫當厚與撫循賦歛之  
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當更潰兵為資因

間虜掠殘破郡邑雖已降赦今當遣使招集許令  
自新賊吏為姦乘時掎克重困吾民罪不可代當  
遣使按治實于典憲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或  
至竄逐當悉召還今日以往智謀奇畫之人如能  
獻陳當悉用旁招俊乂竄黜姦回協成治功以篤  
中興之烈於虜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 祖宗  
當同心以相扶持天下之軍民不願淪於夷狄當  
協力以相保守國家既昌天命益固無幾鄰敵悔  
禍奉還鑾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不  
其謹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七日乙丑李回責授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  
袁州居住

制曰節義蕪耻 朕所望大夫者也方國家艱  
危於此觀人而以擇利誤朝形於言者之續汝安  
取此哉具官某奉事兩朝嘗參二府既不能知存  
亡而雪主之辱復不能辨正偽而立人之朝處之  
恬然顏亦厚矣其正名於中祕以分務於陪京服  
我保全毋亡惕厲言章論列防河兼受偽官故有  
是命

李若水忠義無與比倫已推恩外可特賜謚

劉韜能死節不為敵用特贈資政殿大學士特進

制曰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  
乎所處嗟我仰成之者哲挺然不屈於兵柄既沒  
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邃明內領  
藩條懋活民之政外臨邊瑣揚威敵之功方資廊  
廟之謀遽屬朝廷之變不幸聞名於醜虜將令毀  
節於偽廷龔勝飾中心肯移於二姓仲鍼臨穴人  
將贖於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原之禭庶幾  
精爽不昧欽承

譚世勳贈延康殿學士



制曰松栢有心於歲寒而乃見璫璣至寶豈烈火  
之能遷 朕遭胡虜之亂常陰放士夫所向責其  
大節全者幾人方嘉一士之聞已歎九泉之隔清  
規如在襄典可忘具官某學貫郡書文馳極摯純  
誠自表坐銷世俗之浮蕪靖無求獨得古人之大  
蚤預時髦之選編更法從之華 二聖所知郡臣  
鮮及肆履艱危之會果專忠孝之稱雖甄濟伴瘖  
靡污天寶之亂而龔生遽夭不見南陽之興爰錫  
命書升華秘殿以龔具臣之聽以為信史之光冀  
爾英魂歆吾至意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

制曰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  
死封疆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  
奇禍宜峻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狂任  
符之奇適當邊徼之衝嬰無援之孤城抗方虜之  
醜虜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卞壺之一  
門幾無噍類屬予初載聞此沈寃念逝者之何辜  
為潛然而出涕茲陞華於秘殿仍加卹於遺孤庶  
爾精忠光吾信史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七  
宋高宗皇帝  
建炎元年六月八日  
丙寅  
丙寅盡二十五日癸未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

炎興下帙八

起建炎元年六月八日  
丙寅盡二十五日癸未

八日丙寅內降黜責士大夫手詔

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伏節死難之士而媮生取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為姦靡所不至實為中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量加竄黜為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也至於武臣卒伍理當闕畧以責後効惟王宗楚首引



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示各宜知悉內降手詔王宗濂首引衛兵逃遁至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示含容一切不問宗濂可散官安置制曰國寶城闈賞誅而已將授抱鼓生死以之矧提禁旅之嚴中護皇居之重儻先失守安所逃刑具官王宗濂蚤繇戚畹之華擢賓殿簾之邃燕幾自力上谷所蒙方兵戈交內外之鋒於呼吸有存亡之變衛吾宗社恃汝腹心乃無効命之忠唯作全軀之計望風驚警委衆潰奔朕推禍亂之原

知汝罪辜之首宜明邦憲以謝國人尚緣四姓之親姑從八辟之議爰鑄寵秩畀以散官其堅訟過之心服我好生之德

洪芻罷諫議大夫張卿材罷刑部郎官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繼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以御史臺勘司有請也

傳粵特授宣教郎借工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

朕講殊鄰之好求專對之才念國家艱難之餘乃賢者馳驚之日以爾疏通無壅沉驚有謀雖山濤不學於孫吳而季布得聲於梁楚比選出疆之使



實膺伏節之行方事遐征無幾微見於言而宜加  
寵數送禮樂而有光華是用擢之銓調之中假以  
事官之貳庶爾一言之合成吾兩國之歡日竹來  
歸毋忘自力

遺史曰先是 上即位痛念鑿與北狩未還欲遣使  
于金國通問且祈請河北已差同望而河東難得  
其人李綱薦雱有專對之才雱字彥濟臨江軍人  
進士及第時從事郎乃改宣教郎借工部侍郎使  
于金國識者已知 上意在乎講和矣

募河東北河忠義之士能保有一方或力戰破賊者

授以節鉞餘賞有差

宗澤奏劄論不當割地

朝廷議割河東河西及陝之蒲解宗澤奏劄論其  
不便曰臣聞天下者我 太祖 太宗肇造一統  
天下也奕世 聖人繼繼相授增光共貫之天下  
也 陛下為天眷祐為民推戴入紹大統固當兢  
兢業業思傳之億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又議  
割河之西又議割蒲之解乎此三者 太宗基命  
定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張皇者之言而遂  
自分裂乎臣竊謂 淵聖皇帝有天下之大四海



九州之富兆民萬姓之衆自金賊再犯未嘗用一  
將出一師厲一兵秩一馬曰征曰伐但聞姦邪之  
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惟辭之卑  
惟禮之厚惟虜言是聽惟虜求是應因循踰時終  
之 二聖播遷后妃親王流離北去臣每念是禍  
正宜天下臣子弗與賊虜俱生之日也臣意 陛  
下即位必赫然震怒旋乾轉坤大明黜陟以賞善  
罰惡以道賢退不肖以再造我王室以中興我大  
宋基業今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但  
見刑部指揮有不得謄播赦文於河東河西陝之

蒲解茲非所以新人耳目也是欲蹈東晉西遷既  
覆之轍爾是欲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偏伯者爾為  
是說者何不忠不孝之甚也既自不忠不孝又壞  
忠義之心褻忠義之氣俾河東河西陝之蒲解皆  
無路為忠義是賊其民者也臣雖衰老不勝憤痛  
激切之至

十二日庚午謝克家范宗尹並落職宮祠

制曰父母君臣之義所謂在三死生禍福之間豈  
容有二具位謝克家范宗尹被寵有曰宜知所天  
國家遭變之昧賢者潔身之道雖揚雄之投天祿



自以無它然鄭虔之貶台州難於幸免宜鐫華秩  
退頌宮祠茲於老貸之恩毋廢省循之戒

十四日壬申內降河北河東諸路官吏軍民手詔

詔曰勅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師忠義軍民

等朕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義安

靡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來國家多難金人內侮

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揖遜之禮比德堯

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爰侵

內禪海內欣載日俟治康而暮歲之間戎馬再侵

墮虜姦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玷危既蓋取

王帛子女公私財力為之耗竭乃始劫遷二聖

中宮洎皇族尊幼中外媢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

未有朕以介弟受命摠師臣民推戴迫以大義

入繼大統重以父兄之辱飲泣嘗膽疾首痛心

願與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

朔部審聞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

恃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勵士民屢挫醜虜

其忠義軍民等倡民義結集以萬計邀擊其後功

績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

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



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道  
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劫鑾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  
之地又何割焉已命遣師以為應援兩路州縣官  
守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守一方及糾集  
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疇其勲庸授  
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等優加賞應稅賦貨財悉  
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  
為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弭寧生靈休息夷  
狄悔禍 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  
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躉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河北河東路守臣各轉兩官有職名者進職餘具  
職位姓名以聞

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  
全一方功效顯著者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  
使依方鎮法

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  
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

又命推貨務印造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

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河東陝西路漕司

廣糴應副兩路



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緡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  
緡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

李綱傳信錄曰右詔命數事皆上意也於是兩路  
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  
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

十七日乙亥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降兩官  
制曰御史於百官之回邪政事之闕失皆得而言  
之朝廷所恃以為安危御史有不能其官者顧獨  
無責哉頃者戎馬內侵變生都邑鑿輿出狩事孰  
大茲汝曾無一言為國長慮乃始終和議墮虜計

中今而不懲失政刑矣褫官二等耶著屨辜尚服  
寬恩無貽後悔

范瓊加定武軍承宣使為御營使司同都統制以討  
李孝忠

范瓊在京師圍城中心迹甚惡上初即位姑示  
涵容瓊至行在乃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溫州  
觀察使加定武軍承宣使為御營使司同都統制  
俾率兵往討李孝忠作亂于京西也

叔向伏誅

叔向擅置救駕義兵所招聚兵得京城統制于渙



在其軍中渙省悟以為未便乃詣南京告叔向不  
當擅起兵命劉光世擒而誅之渙後隸留守司  
馬忠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克河北經制副使  
制曰朕於將師待之至者所以責其忠望之深  
者所以必其勝具官某粵從小校擢領中權寵任  
兼隆在廷莫比謂能夙夜分朕顧憂乃亡多筭  
之奇莫止偏師之敗全軍退舍坐失事機宜鑄節  
制之崇乃損使權之重再稽朕命軍有常刑以  
與金人戰于河北敗績故有是命  
張所為河北路招撫使

張所乞車駕還闕有五利不許乃授所河北路招  
撫使相州百姓安飛初隸所為効用

耿南仲責授節度副使南雄州安置

制曰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亂  
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  
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楮黜苟容道君疑蕭傳  
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井盤之舊擢預政機方  
醜虜之憑陵舉中原之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  
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憤耗成此艱  
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為爾受失刑之謗而



煩言荐至重此難私姑黜置於散言用竄投於荒  
服汝雖知免吾悔何追南仲以專主和議初遭論  
列落宮觀士論未厭臣僚因存言其事故有是命  
林泉野記曰耿南仲字晞道開封府人深明易經賢  
關馳名元豐五年登第淵聖在東宮除太子詹  
事授太子以易靖康初權知樞密院事遷尚書右  
丞遷門下侍郎子延禧為中書舍人金人犯順南  
仲怯懦無謀每在李邦彥吳敏主和謝克家孫覲  
李擢李會王及之王時雍劉觀民附會南仲  
康王出使辟延禧參議加龍圖閣直學士金人欲

割河東河北命兩府二人往議聶昌亂以親南仲  
辭以疾上怒遣南仲割河北聶昌割河東至昌  
絳州為百姓所殺南仲聞不敢往會康王起兵  
相州以延禧在幕府故往投之凡元師府事皆與  
連銜王即位南京充禮儀使未幾以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杭州洞宵宮後臣寮言其主和誤國之  
罪落職再言降軍節度副使南雄州安置至吉州  
卒所著易講義易明象二書行於世延禧字伯順  
為中書舍人康王出使辟延禧參謀除龍圖閣  
直學士制曰唐允和中選宗室四品一人使回體



於萬里海外而以博士通經術者為之貳朕初  
嗣服申講大國之好親王奉使而副以左右侍從  
之良選任之難視唐為重矣具官某疏亮宏博清  
明冲淳典學足以擅多聞英辭足以鼓群動潛宮  
之舊義同艱難往馳一介之書修復兩朝之好惟  
孝子辭親之義豈不遲遲去父母之邦而大丈夫  
許國之忠初無刺刺願婢子之語擢自詞垣之邃  
進升內閣之華幹予心膂之憂以靖干戈之難毋  
忘勵翼嗣有寵章 康王建大元府為霸府官屬  
王即位進中興記表曰參大府之末寮建明無補

紀中興之盛事潤色非長強勉成篇矜慚罔措臣

某中謝謝竊以乾元首出庶物佑下民而作之君上帝

監觀四方有大德者得其位洪惟巨采嗣有負王

廟德而四夷咸賓干戈不用允治而萬世永賴年

穀屢豐遭姦臣變更之餘至國制搶攘之後幾及

詩人小雅之變誰思創業大風之歌金國肆殘暴

之威彼萬方並告于上下皇天有恢復之意俾一

人輯寧於邦家始緣五利以和戎繼長萬夫而建

帥暨經大變迄有成功恭惟 皇帝陛下湯勇自

天堯仁因性聰明睿知而不殺剛健篤實而日新



初臨銅馬之營推心而不貳逮出靈武之使修睦  
而無疑崇臺定三箭之祥朔部有兩王之號及大  
呼而起義勃興虎變之文至勸進之交章肇正龍  
飛之位勢回者欲雪大耻左袒者咸懷舊恩君萬  
邦而百官是承唯天佑于一德賚四海而萬姓悅  
服唯民歸于有仁雖阻險艱難之備更蓋損益盈  
虛之有待念 淵聖逡巡而臨遣與 陛下英銳  
而請行錫玉帶乃傳國之祥合春冰乃受命之始  
凡漢廷之迎代却與靈武之奉肅宗歷觀人鬼之  
謀參考符瑞之應行軍集諸將之議定策聽老臣

之謀事有初終跡存首尾障狂瀾於既倒孰知崇  
論欲議之所繇揚偉績於無前要明盛德大業之  
初當於文館鉅儒而求鴻筆乃以帥幕舊屬而及  
微臣伏念臣本乏材能但緣遭遇頃陪後乘蓋捧  
辟書晝預兵戎之謀夜陪樽俎之樂辱棄音之屢  
及認眷獎之彌隆子犯負羈紲而從文公固顛愚  
而有罪鄧晨以圖識而知光武常精白而無他故  
茲流落之餘每荷恩怜之及顧臣淺陋何所發揮  
然臣聞建元太始之施為馬遷過於矜夸至天下  
以為近謗建武中元之符慶史官不容撰集故來



世罕得聞傳如臣一介之微乃有千齡之會摹寫  
乾坤之大目揆難工攀依日月之光徒知盡力志  
其無識狂則有餘

二十日戊寅汪伯彥除知樞密院事黃潛善兼門下  
侍郎

二十一日己卯金人幹尙不俎

節要曰幹尙不知 皇帝即位于南京故事粘罕  
於草地避暑議還 太上皇粘罕未之許幹尙不  
打毬冒暑以水沃背病傷寒而死 金國太祖  
實錄曰幹尙不名宗望呼皇子

二十五日癸未呂好問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臣僚章疏論受偽命臣僚多有行遣有未及者皆  
等第施行如十友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  
其言頗及呂好問在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資政殿  
學士知宣州

呂好問辦事偽楚奏劄曰臣輒有誠懇仰干天聽伏  
念臣世受朝廷厚恩義同休戚多事之際理不當  
自退自逸然事有不得已者豈免喋喋伏念臣賦  
性迂疎分甘退縮昨 淵聖皇帝召臣畝畝之中  
擢至言路超踰等輩遍歷要近屬胡虜猖獗都城



失守 淵聖皇帝再幸軍中因而不返臣憤痛切  
骨屢欲自裁蓋嘗投狀乞守本官致仕而孫傳張  
叔夜責臣以世臣之義當死社稷不可止為身謀  
求自免而已臣實感其忠謹許以身任其事苟以  
不成繼之以死於是執手泣別相勉盡節臣念變  
故至此難以力爭思在天下當立之人唯 陛下  
而已百端經畫求所通誠懇遵迎立之意並是夜  
間方敢諸處訪聞書寫文字既而張邦昌入城臣  
首勸邦昌應天順人迎立 陛下時張思聰蔡安  
中傅樞吳革李進皆預臣謀孟忠厚蔣師愈韋淵

皆知其事後趙子昉輩宗室戚里亦多知之則臣  
之心迹不為不顯以 天地宗廟之靈 陛下  
即位於南都則臣已獲初心故自信不疑既而奉  
元祐太后聖旨差臣贊手書慶賀 陛下終一登  
對即被簡求位居丞轄叅預大政 陛下於臣可  
謂厚矣若不察臣之心何以至此今人言滋章深  
為可畏既不究其事實則是意必有在臣非不欲  
竭誠盡力少裨萬一竊慮止負付倚之重下違進  
退之義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察臣誠悃除一在外  
宮觀差遣庶幾垂老之年有以坐觀太平之化干



冒宸嚴臣無任皇恐戰悚之至取進主又臣近者  
屢求罷蒙 陛下察臣心迹令諸處不得收接文  
字又特降御札稱臣邦昌僭號之初即募人賞帛  
書具道京城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復勸進臣僚  
所不知付尚書省行下照會臣一介之微而  
陛下左右保金雖天地造化之恩無以過此然臣  
竊自謀之於心勢有不可不去者昨金人圍閉邦  
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以潔其身實為不難  
况臣於邦昌未入城之際曾乞致仕重念臣世受  
國恩異於眾人親受賢者之身任宗社之重不敢

保身全家坐視朝廷阽危故臣忍耻含垢遁死朝  
夕不避金人滅族之禍遣人衝圍賞書於

陛下而又畫謀奉迎幸而天相神助得親 陛下  
今日中興之業則臣之志願足矣向若金人網羅  
得臣所遣之書而臣之謀畫萬一洩露臣之一身  
當如何臣之家族當如何然則臣之果愛死耶果  
不敢愛死耶區區之忠臣自知之皇天后土知之  
宗廟社稷知之 陛下又知之矣臣之心跡顯然  
明白臣今求退乃其時也乃初心也臣猶自以為  
當去况它人乎况言者乎今國步艱難當惜寸陰



而當路之人未暇及它而唯臣是攻則臣之罪大矣是言者必欲去臣而後已也若臣不速自引之退使言者專意於臣而忘朝廷之意急臣亦避嫌而不敢謀國則兩失其宜伏望顛躋之危憫臣求退之切罷以宮祠許之自便既以杜言之口亦以安螻蟻之誠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

炎興下帙九

起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盡七月四日壬辰

紹興八年敕送到右宣義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呂用中狀伏念先父好問昨於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初金人欲圍州之際方除兵部尚書即值國家禍變二聖出幸虜營先父投檄致仕時孫樞密傳謂先父曰尚書怕死耶傳以執政留守當死軍前公世受國恩須承當興復之責張叔夜在傍謂先父曰尚書若不怕死何不了此事叔夜則須去軍



前劾死也先父不得已而許之繼聞金人欲為偽立張邦昌先父本欲閉門不出眾皆責以不出何補不若勉強一出以患禍動之先父送至省中以禍福喻邦昌勸一箇令迎康王及諸元祐皇帝權聽政事及勸卻回金人所欲留兵以明逆順是時城外消息斷絕於是罄竭家貲加以假貸陰募李進冒犯重圍齎帛書往河北求訪問今上皇帝所在李進屢遭金人捶打幸無敗露至開德府知州王棣考其事因進以實告棣大驚即差人伴送至大元帥府投下其後金人欲退先父痛

念二聖鑿與不返又遣人詣大元帥府勸進此皆上下之所共知豈敢以有詐誕以欺罔天下也先父當時又於大雪中夜間密遣子弟陰與孟郡王忠厚相約請昭慈聖獻皇后入禁中正母后之位以安宗社金人才退先父即以兵部呂尚書貼子請召百官入內以邦昌手書請詔慈聖獻皇后聽政大事遂定主上既登寶位先父即至南京主上嘉其忠義艱難首擢尚書右丞遭言訖訾主上灼見底蘊出親札付尚書省其間有呂好問昨邦昌僭號之初即募人齎帛書具道



京城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臣僚所不知之語此可驗乎當時金人據城守城外虜騎連數十州殺人蔽野城中達官被殺者甚衆而先父遣人齎帛書犯重圍而出若使少敗露則必盡遭屠戮與夫目經溝瀆身美名子孫獲厚祿按量利害孰重孰輕何必區區遣人犯圍自為殺身殺族之禍也先父向若金人退方遣人齎帛書旋謀迎請 昭慈聖獻皇后則豈敢逃天下之責蓋緣十餘年來未有為先父發明此事者故士大夫亦不本末使先父時遭謗議久不獲伸之用中今

者竊觀臣僚章疏尚以先父為言則是先父事迹終未辨明人子之義不可彊顏立朝亦不可嘿嘿而去用中已於十一月一日以後在假更不敢赴部供職伏望特賜敷奏如用中所言稍涉虛誕即乞將用中重行出責或先父事迹有實亦望朝廷暴白先父勞効仍乞陶注用中一在外宮觀差遣候指揮十一月十六日奉聖旨用中所陳錄送史館所乞宮觀不允

二十七日乙酉折老質散官安置錢蓋落職分司許高許充編管



臣僚章疏論靖康末折彥質為宣撫副使逃入川  
陝錢蓋為陝西五路制置使逃至湖北許高許充  
摠兵防河逃至江南不懲戒則後孰肯任責者有  
旨考質責授散官昌化軍安置錢蓋落職降授朝  
奉郎分司高充編管海外州軍 錢蓋落職告詞  
曰蓋緣推擇多所踐更付之五路之師處以三秦  
之地方鄰邑受圍之日乃藩維奔命之時所冀投  
機庶能弭敵豈朔風而先潰專圖擁眾以自營營  
仍縱叛七肆為攘奪 朕方念吾民之死禍汝猶  
採虜說以誑朝雖示小懲未厭公論其鑄延閣之

秩往陪祠官之閑尚服寬恩無重後悔 錢蓋降  
官告詞曰 朕建邦置守綏靖一方實惟尚謀經  
武之時非有蒐兵代罪之事夏童弗率怙眾擾邊  
疆場多虞責在將帥具官某荐更任使擢實近班  
屬三陲內侮之初付五路折衝之寄當思戮力報  
稱所蒙邊遽上聞卒敗吾事原情定罪當實嚴誅  
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圖來効思補厥愆

宗澤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東京留守杜充除  
顯謨閣待制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錢蓋復官依舊陝西經制使



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遼郡之北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為中興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舊部以為藩臣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為國人信服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朝廷再欲策益麻党征服蓋職名依舊為陝西經制使齋告賜益麻党征措置遼事因調發五路軍馬發赴行在故有是命

二十八日丙戌李綱進劄子乞募兵買馬募民出財以助兵費

募兵劄子大畧為國家以兵為重方熙豐之時內

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犯再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今行在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為金人搔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闕陝京東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眾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



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畧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為給地牧馬有召名而無實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幾為之一空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不多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司馬宜降指揮立格亦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僧道命官

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屬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募民出財劄子大畧為國家新罹冠難京師帑藏悉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為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提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提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免橫賦斜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以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被乃得保其財產不然



雖欲家室不可得况財產哉命州縣委曲諭以德  
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亦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得  
旨於陝西河北路募兵各三萬人京東西路募兵  
各二萬人合為十萬許召募白身及於諸色廂軍  
中揀選或招收潰兵散卒中改刺創置軍號驍勝  
壯捷忠勇義成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  
十萬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  
給依上禁軍法餘給半許用諸路闕諸額禁軍錢  
常平司錢不足即自朝廷應副內外東西委兩路  
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召募及一  
軍就本路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官  
押赴行在聽候差使又命買馬分為三等格赤以  
定價直除命官將効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  
記赴官揀選及格赤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直每  
及百疋差官或將校一員管押赴行在隱竒妄冒  
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  
罪委逐路提刑司摠之又降詔曉諭州縣勸誘能出  
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  
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椿管  
聽候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有敢科配



搔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奉行有叙並保明推賞  
又議控禦之策

大畧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禍難第措  
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  
不掉之患 祖宗革去前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  
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  
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  
驅盜賊蠡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於手足不  
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

任之假以權柄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  
大小相繼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  
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  
以為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  
帥府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  
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  
有可觀今日控禦之策無大於此矣謂帥府要郡  
之制可行但未可知方鎮割隸州郡得旨京東東  
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路淮南江南兩  
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師



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  
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  
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副都監總管鈐  
轄司許以便宜行事軍馬陣辟置寮屬依帥臣法  
此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  
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  
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  
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  
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議優旌賞  
置賞功司

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三省左右司郎官樞密  
院委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違院不施行者  
必罰受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逃潰  
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  
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用敕榜揭于通衢

湖北郡盜闖瑾党忠薛廣祝靖皆赴招撫司自効其  
餘皆赴東京留守司納款

温州觀察使樞密院承旨王瓌除河北路經制使通  
直郎直秘閣傅亮除河東路經制副使

白馬滑濬抵滄州依大河置巡察六使分六處以為



斥堠

七月一日己丑李綱進劄子論修城池繕器械

謂國家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煙燼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吏軍民多不得能守而郡縣遂以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命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旌賞以勸得旨應州郡欲修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

炎興下帙十

起建炎元年七月  
四日壬辰盡其日

傳零建炎通問錄曰建炎元年皇帝車駕到南京  
即寶位零差出自西京永安陵頭檢視陵寢回歸  
至南京出頭參見李丞相綱首以使事相問零即  
願請行得指揮赴都堂見宰執商議使事是時分  
河東河北河北使命易通係已差人下周望河東  
路使命難通被差人徃徃多乞辭免未有人承當  
此行李丞相奏知河東奉使臣與傳零言一言而



合即得旨差虜河東路奉使國相元帥當月授告  
次日謝又次詣都堂辭宰執取稟使旨又商議軍  
前合應答事宜燕慮虜人有未曉達軍前事理合  
須取覆宰執請教黃潛善荅云今日使事係通問  
之初虜情未測奉命出疆者當自有所處兼應干  
軍前事宜難以預行料度况朝廷任人不任事奉  
使請一面自計度裁決不當更問朝廷虜即時交  
領國書及禮物辭別歸國信祈一面便辨行當日  
得指揮限次日出門即起離南京前去東京措置  
一行禮物等事七月盡間方到鞏縣便差人齎大

宋通問所牒去大金國河陽府投下乞計會差借  
船隻渡河蒙河陽知府張巨侍郎回牒稱為是國  
號不同難以過河即時備錄申朝廷外一面再移  
河陽稱係是於貴朝通問事理急速不敢注滯款  
乞早希公文回示再蒙河陽府回牒稱是國號不  
同未敢擅便故令人使渡河已申取上畔指揮候  
得指揮別行關報前去至第九日方得河陽關報  
稱今來已得上畔指揮許令南使渡河仍打減人  
從方得擺渡自河陽府至雲中計一千八百里來  
往回共九日得上件關報回接伴使副兩人俱至



正使是王秉彜學士副使是契丹蕭太尉正使王秉彜先問云貴朝今來差奉使侍郎去見國相元帥不知理會甚公事零峇曰以此行別無公事只為今聖皇帝方即位差零於貴朝通問又問既是今聖皇帝已即位之時昨來所立大楚却如何安排零峇以張太宰以郡王封之如零今日之行郡王亦皆預議虜使又問此是大楚欲如此是貴朝抑令其如此零峇以天下四方謳歌獄訟既盡皆歸於今聖皇帝張太宰欲為自安之計亦只得如此虜使又言此段事上畔人當時亦曾預料他

日大楚必須如此然而今來奉使侍郎既是去見國相元帥時却如何說零既到貴朝奉使豈敢詐偽每事必以實情去相告虜使歎服稱奉使此行國相元帥必須大喜為是國相元帥素喜忠義之人到雲中府門外國相遣中書舍人出門相迎館伴大理卿昭文館學士李侗相見問來時不知貴朝有甚公牒零峇以使人遠來通問今聖皇帝今再三起居國相元帥自有通問國書云即君來日就行府準備相見託館伴閱借擡掉共三十以兩卓載朝廷禮物二十八卓載使人私覲禮物是



時朝廷禮物亦少只有錦十疋玳瑁家事三件使人私覲禮物於東京旅行收買打造花纈共作五百疋段并生薑鴈茶漆器紙筆等連朝廷禮物併作三十擡卓館伴李侗見之亦加嗟賞稱乍經殘破之後不易措置禮物等如此當日韃靼國獻羊黑水國獻馬兩國人使同時在帥府前伺候引見入府見三人酋長皆席地重氈趺坐第一人是左監軍兀室郎君權元帥職事第二人右監軍余都第三人是時相公皆重氈在殿中間坐二人酋長皆戎服一人小帽窄衫使人當中揖少立然後跪

膝打話須臾高慶裔傳指揮稱郎君傳尊旨奉使遠來不易不知今日奉使差來理會甚公事勞答以今聖皇帝方即位差使人於貴朝通問離國中日皇帝令再三起君郎君元帥倉卒差使人通問百事草創禮意全未周旋郎君傳尊旨本國與貴朝本來無恙深怨只緣前後語言失信勞答以此事皆前朝所失又云去年皇子郎君兵至域下南朝本無備易破你全不知我此段恩義及許割三鎮又云祖宗之地赤寸不可與人語言如此其信安在勞答如此亦是前朝所失又云丈夫三



鎮之地何足計較若不失信諸事有商量而又云  
使人今日之來方為通問如何才通問便來取  
二帝即答以今 聖皇帝即位之後惓惓於父兄  
之情實不能忘所以往差人通問及懇禱即君此  
是即君以為是孰敢以為非若即君以為非孰敢  
以為是全在即君矜念周旋此段祈禱之情即云  
使人且歸館中別聽指揮差大理卿昭文館學士  
李侗館伴李侗性重相見默坐雖久終不發言副  
使下馬識遠不免發言扣之李侗顧盼左右前後  
別無人在側即發言云天下之理盛衰強弱之勢

古今所同只如漢武之盛恨不吞盡夷狄耶肆德  
光強恨不席卷中原然而漢武何嘗殺盡夷狄耶  
律德光何嘗併盡得中國南北異宜可豈混併此  
是胡道自古何嘗有此理也又云盛衰固自有時  
強弱亦自有數周旋如轉輪反復如引鋸天下何  
嘗有強弱之勢賢人君子佐世因時識消長之理  
遇事達撿縱之權於此能變手段即於盛衰強弱  
之中常使生靈不墜塗炭免得此一段殺戮這段  
因果最為大事其他不足道也又云自古聖賢舉  
事未有不觀乎時若時有可為人樂為用即下手



為之不惟事亦濟亦不徒費心力若時未可所為  
人不為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豈惟枉費心力事  
亦難濟何所補哉何如觀時會通留取此事力少  
俟他日設施伺昨見貴朝近上公卿似全未有能  
見事者以此謀謨廟堂豈不誤事乎只如昨來虜  
兵到京其城守未破國相亦曾煩惱若守禦稍固  
更停待得數日必須別有商議及兩元帥臨城伺  
亦親隨元帥在城虜兵只五七人登城城上即便  
舉軍皆散兵勢如此人不為用豈可不預知乎此  
段事即見貴朝公卿踈畧全不曾講究亦不覺悞

若稍悞此理必須留此段事力少待他日為用徒  
然費枉心力豈不悞事乎良久又言伺燕人住在  
九州之地每念先世陷於虜地昨來見貴朝初得  
燕山舉族相慶將謂自此復中華人物且觀漢衣  
冠之盛不謂再有此段事不知自此何日再得為  
中華人物又顧左右前後別無人即云更火三兩  
日間尋少菓子過去夜間庶得少款曲一日晚入  
館對良久坐又過菓子來皆油麵煎菓及燕山府  
菓粟并有西瓜數十盤旋燒香點茶延之說話再  
三懇扣之比使人遠來仰荷見教甚多此不如所



懇請 二帝回鑾之事貴朝諸公有商量無館伴  
云固知此行俯為此事前日二公不見郎君高聲  
云來通問便及 二帝莫是要兵來取也於其意  
亦有謂虜又問其意謂何云其意謂初來通問合  
須議論他事爾若稍不曲折言不相投亦恐不無  
傷事所以只指揮使人且歸館中別聽指揮虜然  
再懇之畢竟所懇 二帝之事貴朝諸公會商量  
量否館伴云此事必須申去國中軍前恐與決此  
事未得館伴又云昨 二帝過來時 太上自燕  
山去 少帝却自此中去 少帝過來此時亦住

半月餘日今皆過在深虜中然 二太子在時却  
曾有此商議候貴朝有懇請時欲發 太上同歸  
今二太子不在亦無此段說話虜又問 少帝如  
何館伴云 少帝虜中元不曾有此段商議又云  
惟是昨在京城下時因有議論昨京城初下發回  
少帝入城二太子曾與國相商量自古北兵到京  
朝未常不破其國携其主而歸此只是兵彊而已  
德不足也今來北兵到此既破其城孰若立其主  
刻大碑於梁宋間使天下後世知行兵有名且不  
絕人後亦使南兵自此數百年不敢動若如此施



行不惟兵彊德亦有餘這箇功績大若只破其國  
携其主而歸只是兵彊而已德不足也兼他日若  
趙氏自立即更無立主一段恩義國相遂然其說  
放回 少帝入城後來因緣別有異議其論又復  
稍變所以其言不諧粵云議論緣何不諧館伴云  
當來本差監軍兀室送辭免不曾入去遂差監軍  
下子弟及其餘近上郎君同行當時此二十餘人  
亦望將此事做一段恩義兼亦不無冀望貴朝近  
上公卿不悞其意遂至其議復變却稱家國大事  
不可不為長慮之計只如唐太宗固嘗臣事可汗  
及其既盛亦能生擒可汗家國事大安不可慮哉  
二太子亦曾力爭其事言畢是貴朝秦中丞竟所  
請存趙氏之說是若他日趙氏自立不惟無立主  
一段恩義兼恐無端末日已然累日商議不遂成  
從兀室郎君之言遂復變其議粵又問既其議時  
不知曾問有 今聖皇帝在外無云緣知之所以  
商議歎發 太上皇帝回鑾也又云固知此事所  
以亦不留虜人守京城初推挈丹蕭太尉守京城  
蕭太尉不會承當又推劉彥宗守京城彥宗亦不  
會承當緣二太子復建議云他日必不免趙氏再



立然務廣地者荒不如且守河為界大事有大兵  
二太子必別貽後患是用二太子之說只就其城  
中別推賢人守京城此段話虜人既得河北已飽  
其欲方務為保之計將自河以南以置度外而已  
矣又云見今行府日逐建議守河之計欲就國中  
差撥金人十萬人前來守河亦不用燕人及鞏丹  
其欲保守河北防患之心如此又云黃河豈可守  
此是胡道假饒守得河他日鞏丹在腹心中安保  
其不生變也館伴舊事大遼其言大槩多尊遼國  
類皆如此亦不敢深然其言恐其虛誕零又問所

懇 二帝之事他日有相從意否館伴云假使有  
允意亦豈肯便說盡兼方是第一次遣二公來必  
無便相許之理必須再三曲折俟其有就議之意  
然後可以相量若欲一扣便允恐無此理然既就  
商量兵亦便可休也館伴又云金國自海隅小邦  
崛起併二大國此事豈人力所能至其問前後必  
有朕兆以應受命之符館伴云別無符讖只是大  
遼曾古國中金氣旺盛以此應讖又過日數忽見  
館密來相報云去南畔近日復有人馬過河來聞  
復失利然而南朝既遣使來議事又發人馬過河



是如何切恕言與事不相應即君必須差人入館  
來議論此事不可不準備也次日果見高尚書入  
館來相見稱國相令傳語奉使貴朝既是差人來  
通問如何又却差兵馬過河來不知所差軍馬之  
意是如何若是遣兵來取 二帝否零即答亦不  
知高尚書又云且如奉使不知試自揣度者如何  
只恐是紅巾嘯聚必非朝廷之意高尚書又云已  
是三番差人過河來盡有黃榜第一番頭領是張  
煥被百姓殺之第二番是馬中亦不曾使得宜第  
三番是張所亦失利自潰散去三番過河人皆有

黃榜如何却是紅巾嘯聚零答云必非朝廷之意  
既有 二帝在貴朝又已遣使人通問所請後面  
亦節次更差人來豈有更發人馬過河之理只恐  
是盜賊盜賊亦能黃榜不假黃榜無以鼓率郡眾  
高尚書疑其有黃榜終不然其說高尚書既去館  
伴再來論此事前後曾拜聞虜人見議守河之計  
亦不用大遼人直去國中取人來守河其防河之  
意甚切貴朝又發遣人過河來正犯其所忌也既  
是遣使欲與人議事又發人過河竊恐言與事皆  
不相應其事如何可以商量得兼是人馬過河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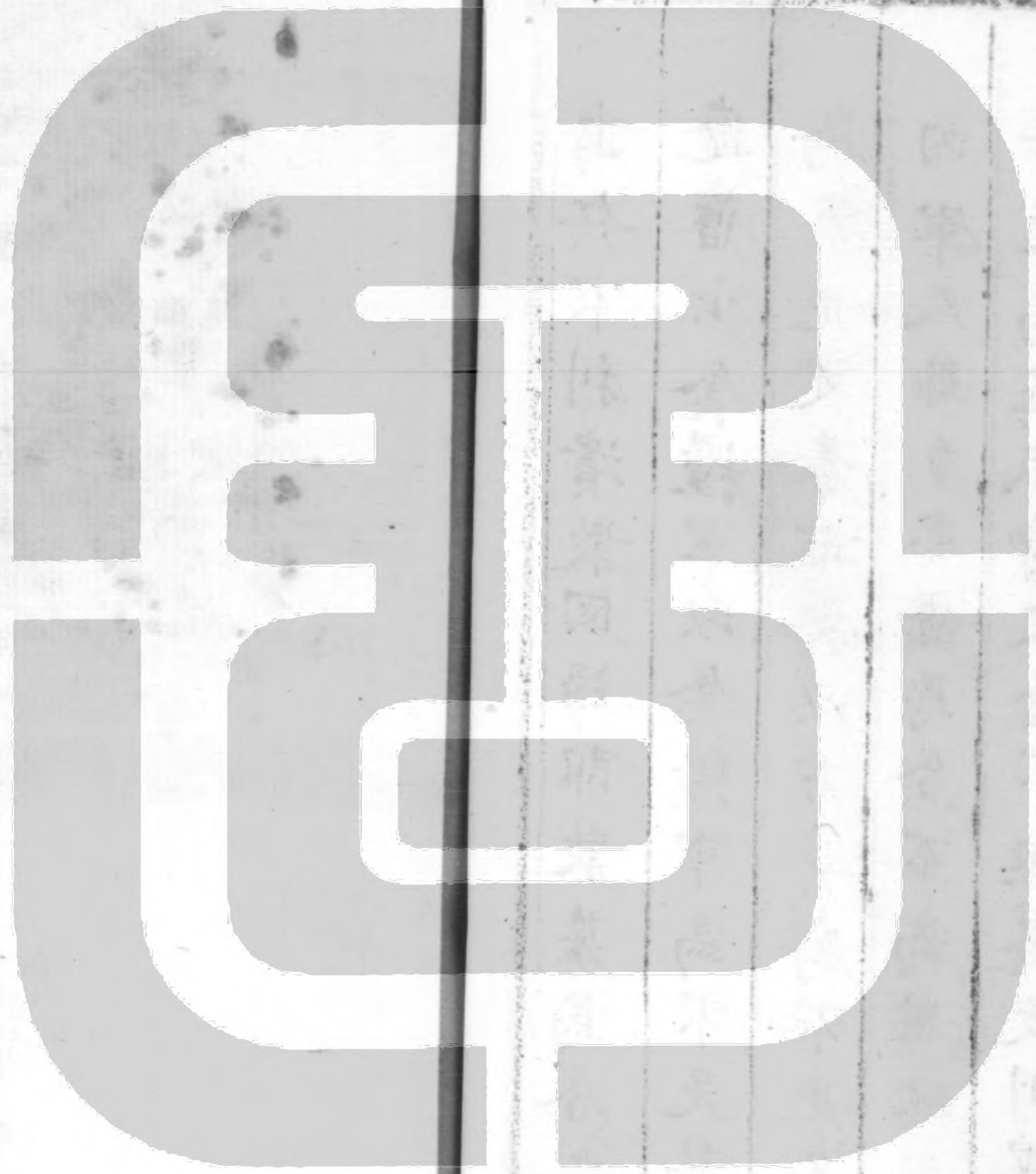
曾得便宜豈小人不能成事徒為此紛紛何所補哉此段事又是貴朝廷上公卿慮事不長既欲款之荅自軟語影帶有候得時來整頓得人馬可用然後施設如何動必輕舉如此何能成事兼伺嘗聞自古善治國之說有如治病如足病即去其脛脛病即去其股然後事以冀一體之安全若足病不能去其脛脛病不能去其股竊恐併與一體不能安全昔年大遼之失正緣如此升平既久人不知習戰一旦金人之起不謀自治之術恃大弗戒謂金人小國不足畏今年出兵不利潰散回歸明年

出兵不利潰散回歸即散募烏合之眾為用蓋大遼舊少食糧軍以食糧軍為不足募兵民以民兵為不足又募市兵以市兵為不足又募僧兵是為四軍人雖多亦皆烏合不為用及至潰散回歸又皆散為盜賊將大遼不經殘破州軍各自蹂踐其實金人所破州軍無一十處其餘皆潰軍自行燒劫及蹂踐占據將來貴朝弄兵不已且防潰散軍馬歸來自殘破了州府當日大遼亦是三百餘座州軍貴朝是四百餘州軍兩國地里廣狹亦不相遠今來貴朝若截河為界南畔州府甚多尚有三



百餘座誠能保全事力亦不小可須更發人過來  
引惹百端合早謀休兵之計以圖自治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十





禮